

船山學案

侯外廬著



王陽明

充四
朝
大
臣
等

著作者 侯 外 厓

發行人 莊 馨 庵

地址：中二路

發行所 重慶三友書店

分店：貴陽小什字

經售者 各大書店

版 權 所 有 · 印 必 究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四 月 初 版

自序

王船山先生不但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第一位哲學家，而且是中國思想史上偉大的哲學家，由他自負的話「六經責我開生面」一語看來，便知道他的獨立自得之學識了。

船山先生的學術，比清初的諸大儒都要豐富多面，可惜他的遺產一直到晚清策論時代才被人所注意起來。但學人多賞識他的史論，卻不重視他的哲學。民國以來，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人，不是把他忘記了（如胡適之專重戴東原，而一字不提及船山，實則東原觀念論的哲學體系，不及船山遠甚），便是把他的思想輕描淡寫得好像一位理學家（如馮友蘭在其所著中國哲學史中所寫的），梁任公與錢穆皆治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者，在船山的片斷學術中頗有論述，而亦缺少對於他的哲學體系的發揮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中國學術界的空白了。

船山先生的遺產是一座哲學的寶庫。待我們去審慎地發掘與研究，他的優秀傳統更值得我們所繼承與發揚。本書在於試聽做這兩項學術工作，但亦斷嘗試而已。作者正治中國近代思想史，覺得民國十二年以來的中原哲學研究，應該讓位於船山哲學研究，讀了船山的遺書好像「登泰山」頗對於中原有「登東山」之感，因此，作者把船山學術從中國近代思想史中抽出來先行發表，以求正於大雅君子。

船山先生的學術是清以前中國思想的重溫與發展，他不但把六經別開生面地重新解說，而且從孟子以後的中國哲人多在他的理學主義批判之下翻案估定，所以他的思想，總涵了中國學術史的全部傳統，這在研究他的哲學上是最棘手沉重的難題，故作者嘗試研究的結論，亦如船山先生云「不敢執一以賊道」罷了，而研究的深化，更望於飽學之士。

外區，序於淪之山谷中。

船山學案

目次

自序

第一節 哲學家王船山解放知識之淵源	一
第二節 船山的自然史哲學——綱羅生化論	二八
第三節 船山的自然哲學的諸範疇及其局觀	四二
第四節 船山關於思維與存在的哲學	五七
第五節 人性論與道德觀，人類的能動性	六九
第六節 船山人性論中的近代命題	八八

第七節 船山的知識論……………九八

第八節 船山的人類史論……………一二四

附錄 船山先生傳述……………一五七

船山學案

第一節 哲學家王船山解放知識底淵源

王船山是中國十七世紀（一六一九——一六九二）的偉大哲學家。他和黃梨洲，顧亭林被學者稱為清初的三大師，但他們所走的學術路綫，黃顧二子較近，而王子則以一位哲學的思想家開啓近代人的思維方法。他在猶獨裏著作有那樣大的成就，我們不能不佩服他可以和西歐哲學家費爾巴哈並輝千秋，他使用頗豐富的形式語言成立他的學說體系，我們又不能不說他可以和德國近世的理性派東西比美。船山足想昔人專門研究者所鮮，梁任公先生曾錄述過一些船山的知識斷片，而後來從事研究者，亦尚淺賅，不論其列論點與輪廓要旨，都不能表現船山的學問所在。船山之學，盛於清末策論時代，當時爭誦船山史論，以承賡證時移之選，其注意民族革命者，則專論船山華夷思想，以

爲反清的號召（如章太炎先生序船山遺書，未及學術一字僅云「當清之季，卓然能興起頑嚚，以成光復之續者獨賴而農（船山）一家言而已矣。」）。

（一）船山的時代，是一個暴風雨降臨的世界，黃黎洲謂之「天崩地解」者實當之。個人自覺，產生了他的近世人本主義思想，對於當時現實的批判，如所著，「噩夢」，「搔首問」，「黃書」多集中封建的暴征橫奪，而立論於「民之有生理」，例如他說：

「自萬歷間，沈一貫，顧天梭，湯賓尹一流，結宮禁宦寺，呼黨招搖，士大夫貪味者十九從之，內有張森憲，曹化淳輩，爲之主持，語君子纖一運肘，卽爲所壓，唯一死謝國而已！」（搔首問）

他稱「繼而從無廉吏」，「其甚者，若李待問，加派練餉，每畝在一石至二三錢，重剝民資，府州縣官，練鄉兵何嘗有一卒之用，徒充墨吏蠹氣，爲害愈深。」（全上）明代官田制度，已含有「原始積蓄」的暴奪意味。船山於此云：

「言三代以下弊政，類曰蠲豪禁併，貧民以耕而役之，國取十一，而蠲豪取十五，

爲農民之害。乃不知賦斂無恆，墨吏猾胥，姦良無已。夫家之征，并入田畝，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爲禍，以得疆豪蠶併者爲苟免逃亡。起死回生之計。惟疆豪者乃假與墨吏猾胥相浮沈以應，無藝之征，則使豪彙右之田，以畀貧儒，且寧死而不肯受。謂使令賦有成法，而不任其輕重，孤兒獨老，可循式以輸官，則不得奪有餘受不足，而人以有田爲利，疆豪其能奪之乎？賦役名數不簡，公費驛遞不復，夫家無征，一佃資之田畝，田不盡歸之疆豪不止，而天下之亂且不知所稽矣！」（圖夢）

此段文字所指，與明史食貨志所言相合。這比英國圈地時代的原始蓄積的無法，還有過之。他亦如當時學者反對「折銀」，惟他更要求廉潔：

「光祿寺歲費二十四萬，……至正德移太倉銀一百一萬有奇爲『金花』（卽折銀貨幣課稅），以供遊幸輸賜之用，凡四倍於歲供，而國遂虛。嘉靖初，新部總已於遺詔未能復歸太倉，以待新主之善政，因循一年。遂轉爲醴壇之費，醴壇罷而御用承之，相沿以至於匱乏。」（全上）

船山的政治思想，甚可與十六世紀歐洲「廉價教會」的要求，十七世紀以後「廉價

政府」的要求相比照，而他們關於「所有」神聖，不得任意侵害，則又和洛克的愚想相類似。故他主張「紓富民」，而最大的批判集中到「故家大族」法紀外（超經濟）的強奪。在「黃書」中有一篇大正第六，極可參證，今簡錄於次：

「……故家大族，盤枕橫腹，濫游財賄者，以亂阿衡之治。故盤庚之誥曰：無總於貨寶，生生自庸。……傳曰：國家之敗由官邪也，官之失德，寵賂彰也，可不戒與！……農夫滿耘，紅女纂繅，漁波曾波獵，狙鷺狙，行旅履霜履，悲鄉土，淘金採珠羅翠羽，探珊瑚，生死出入，童年皓髮，以變瀛餘者，豈不顧父母，拊妻子，慰終天之思，邀須臾之樂哉！而則玄鬢長指爪，宴安諧笑於其上者，密指畢網，巧爲射弋，甚或離袴斬殺以繼其後，乃使縣縣將堂，肌膚剝削，含殮限送，鬱悶宛轉於老母弱子之側，此亦可寒而栗體矣！而以是……大官肥封，門蔭層疊，封埏以至於無窮，則全死一家，而害氣亦迭集焉！夫故家名族公卿勳舊之子孫，其運祚與國家爲長短，而賊害怨害之氣偏結凝滯，則和平消滅，傾否折足，亦甚非疆長之利也。……天聰之興，區田蠶所宜，流肥瘠，聚江海，陸會所稔，河北之滑難，山東之青濟，晉之平陽，秦之涇陽三

原，河南大梁陳雖，太康東傳于頡，江北淮揚通泰，江南三吳續壽之區。飲休良賈，移于衣冠，福廣番帛之居，蜀郡鹽鐵，建昌番布，麗江鼈氈金碧所自產，邕管容貴，稻膏漚積，其他千戶之邑，極於霄壤，亦莫不有素封巨族，冠其鄉焉。此蓋以流金粟，通貧弱之有無，困夫賤吏，鹽麴指揭，伏騰酒漿所自給也。卒有旱澇，長吏清蠲賑，卒不得報，稍需日月，道微相望，而地自饒，挾空券，要豪之門，則晨戶叩而夕炊舉矣。故大賈富民，國之司命也；今吏徇亡賴，然腹剝單貧，卒無厚實，抑棄而不屑，乃藉勸豪右，文致食漿，則顯名厚實之都矣。以故罪貨壅滯，根柢淺薄，……貧弱孤寡，備作稱貸之塗，望而扼死，道左相饗也。漢法積粟多者拜爵，免罪，比文學孝秀，今縱腹鷺攫蠶之，曾不得比于榆檣苟且之游民，欲國無貧困，以折入於口口（原缺文），勢不得已，故懸暴吏，紓富民，而後國可得而息也。」

今按船山此段文字，雖有他所謂「觀物遊炎威」之詩意，而頗具洛克的近代思想，更接近於亞且斯密士之「國民之富」的觀點，「大賈富民，國之司命，」在於自由參加產業活動，和「故家大族」，「官吏指臂」之超經濟剝削，是相爲對立。故他說：「率

天下養育官而不足，縱百官食天下而有餘，此何異饑饉以饗雉乎！」他同情人民，主張厚民生，興利源，而反對操縱細民之生命，他說：

「今一邑之小，徭生徒者養於民，成歲貢者養於民，備鄉計者養於民，登進士者養於民，授職官者養於民，……以操細民之生命，其不一且得當裂冠冕而洩其不堪者寡矣。」（黃書，慎選第四）

他的「賢廉得意，亦移風振俗之一道」說，即個人自覺人本主義思想，他曾實踐此旨，戒子孫十四條中有「勿作胥吏」之戒，並云「能士著士，其次胥，次則農工商賈，各惟其力」，這是對於封建社會桎梏個性的一種控訴。

在船山的時代，不但中國民族經濟變動以及王朝由明而清為異族所統治，而且外國的商業資本主義以及其文明，已經衝入中古不動的中國，萬曆年間天主教和天主教相依托的天人曆算學，更驚醒了夢寐摸索的寧靜生活。這些科學知識是和泛神論的第一次上帝非凡相關聯，船山的泛神論易學以及走向科學方法的思維，都受了外來文明的影響。他和利瑪竇辯論過意志神（上帝）的理論，他亦如十六世紀以來的泛神論，把天賦上

帝活在人類的理性中，說「人之於天，量之不相及也，人之事天，理之可相及者」……不欲其離之弗與相及，則取諸理也，不欲其合之驟與相及，則取諸量也。……然而有味始者忘天，則亦有二本者主天矣。」（周易外傳卷五）船山天論，是照自然法看取的，甚或反對迷信禮拜，故他評利瑪竇說：「如近世洋夷利瑪竇之稱天主敢於發鬼怪觀而不恤，雖以技巧文之□□□□□□。」（原缺文）

他又和利瑪竇作關於地球蛋形的辯論，此點有時代的限制使他懷疑地形彈丸，而根據的方法則為事物相對觀念，（戴傳賢先生云，「先生有不盡精微者，時代限之」，見遺書序）比一般天地絕對觀念是進步的，而船山最進步的形式思想，在此亦因了形式的孤行，而沒入相對主義。然而利瑪竇附會中國渾天家「地處天中猶卵」之說，則接近士澤妄，為船山所反對，是猶來牟科學本身而折服一個求真理的學者，亦是其中原因。（參看墨間錄外篇）但科學畢竟為船山敗收，如他說：「紀世者以一君為一世，一姓為一代足矣，倘令割周之長補秦之短，而無盈縮之差，豈不能為紊亂乎，西夷以巧密誇長，大率如此。」他反對「後世瑣瑣壬遁星命之說，輒為增加以飾其邪說，非治曆之大要

」，而謂「名從實起，次隨建轉，即今以順古，非變古而立今，其尚允乎！」他的「名從實起」說，受有近代科學的影響，從「巧密誇長」而解救了高談性命，是有歷史意義的。

(二) 船山對於中國文化傳統的發展，是最值得我們研究的。他對於學術傳統的批判發展，是最名貴而學說要素，這也不是偶然的。他的時代正在要求變古，已經不是朱子的觀點，三代以下「天地也是架漏過時，人心也是牽補度日」，所以他反對復古，謂「洪荒無揖讓之通，堯舜無弔伐之道，漢唐無今日之道，則今日無他日之道」，「謂井田，封建，肉刑之不可行者，不知道也。謂其必可行者，不知德也。勇于德則道疑，勇于道則道爲天下病矣」，故論學重在必徵（見第二節）。因此，他對於前人思想傳統發展者，在他說來亦是一「勇於德」了，亦是「即今以順古，非變古而立今，其尚允乎！」

船山之學，涵淹六經，傳註無遺，會通心理，批判朱王（對朱爲否定的修正，對王爲肯定的揚棄），中國傳統學術，皆通過了他的思維活動而有所發展。他的方法則是近代的，例如他說：

「致知之途有二，曰學曰思，學則不恃己之聰明而一唯先覺之是效，思則不徇古人

之陳述而任吾警悟之靈。……學於古而法則具在，乃度之於吾心，其理果盡于言中乎？抑有未盡而可深求者也？則思不容不審也。乃純固之士，信古已過，而自信輕，但古人有其言，而吾即效其事，乃不知自顯而入於微，自常而推於變者，必在我而審其從違；而率然效之，則於理昧其宜，而事迷其幾，爲罔而已矣！盡吾心以測度其理，乃印之於古人，其道果據爲典常乎？抑未可據而俟裁成者也？則學不容不博矣。乃敏斷之士，信心已甚，而信古輕，但余慮之所通，而即欲執爲是，而不知先我而得者，已竭其思，倣古而行者不勞而獲，非私意所強求，而曲折以求其道，則乍見爲是而旋疑其非，爲殆而已矣！……學非有礙於思，而學愈博則愈思遠，思正有功於學而思之也。」（四書訓義，卷六）

這是最好的治學方法，而且是船山自己時代的精神。這已經批判了宋明理學而自覺乎歷史的從違。厭棄於中古獨斷，故程子斥讀史爲玩物喪志，他訴諸，讀經亦何嘗不玩物喪志，惟重在意覺罷了。

由此可知他發展傳統思想的精神是甚自貴的。船山對於學術史上的人物，實際上亦

正如他所謂應問：其理果盡于言中，抑有未盡而可深求？其道果可據為典常，抑未可據而俟裁成者？例如他敢於懷疑「序卦傳非聖人之書」，敢於把老莊法相諸書與六經同時註解，皆屬深求與裁成一類。他的學問亦正是他所謂「學愈博則思愈遠」，反對了宋明的空想，他的直接傳統，在我看來，已經不是理學，雖然有張載理學的外貌。在他「先我而得者已竭其思」的人，影響了他的學說的，實在不是張載，方法論上是老莊與法相宗，在理想上是漢代的一位學者——王充。今分別詳述於下：

第一、他是盡其能學地痛斥佛老二氏的世界觀，這在他的書中到處可見，但他所著的老子衍、莊子解、莊子通，相宗緒索，則絕少批評，純係虛心的研究，而所研究者多出卓見。這顯然超出宋明儒者擁護抱定太極圖旨而揉合老釋的舊套，而是在知識上豐富自己。

船山學說中最明顯地吸收了老莊相宗的知識論成分，尤以於莊子為然，例如莊子的「萬物皆種」（讀為種子之種，因莊子無類概念）也，以不同形相釋「一命題，莊子言「形」與夢境的「景」或「假相」相當，不是形式之形，過去學人好為進化論的附會，應

當改正。變化哲學在莊子手中爲幻變，否定現實的客觀性，而船山的命題則改爲「萬物日生也，以不同類相禪而富」，所謂「生於有而備於大繁」，所謂「天地之間流動不息皆其生者也。」

他頗贊莊子，謂「莊生之說，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……不同莊生之能及此與否，而可以成其一說，」因此他謀「因而通之，與心理不背」。（莊子通序）同時，他在許多論點，如先天，後天，實虛，有無，體用諸方面，攻擊老莊，直斥爲狂妄，這是對於宋明學者「外儒內老」的苦心批評，實際是批評了宋儒，他評莊子的最中肯之語謂不知物理，「莊生以意志測物，而不窮物理」。

又例如，船山頗賞識莊子的「參萬歲而一成純」之語，但謂萬歲荒遠，不能以意知測之，而取乎見聞之證，說「萬歲亦荒遠矣，雖聖人有所不知，何以參之？乃數千年以內，見聞之可及者，天運之變，物理之不齊，治亂之數，質文風尚之殊，自當參其變而知其常，以立一純之局，而酌所以自處者，歷乎無窮之險阻而皆不喪其所依，則不爲世所顛倒，而可與立矣。使我而生乎三代將何如？使我而生乎漢唐宋之盛時將何如？使我